

西北民族碑文

啓功題識

吴景山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K877.42
12

西北民族碑文

君功題籤

吳景山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民族碑文/吴景山编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ISBN 7-226-02378-4

I . 西... II . 吴... III . 少数民族—碑文—西北地
区 IV . 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277 号

责任编辑:李德奇

西北民族碑文

吴景山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0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6-02378-4K·408 定价: 48.00 元

前　　言

在我国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自古以来就有着众多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无论是早已消亡，退出历史舞台的月支、匈奴、乌孙、柔然、鲜卑、突厥、回鹘等民族，还是至今仍然发挥着蓬勃活力的蒙古、维吾尔、回、藏等民族，他们不仅为我国大西北的开发建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促进我国历史上文化、经济等不同领域的发展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今天我们在大西北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到处都可以见到与这些民族相关的历史遗存，它们作为世界文化的灿烂结晶，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各个民族值得骄傲与自豪的过去。然而，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当中却很少有关于这些民族完整而系统的记述，我们研究他们的历史，往往都是在散见于汉文史籍中与之相关的点滴资料基础之上，或是通过对他们历代口头传授的唱词歌谣、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或是通过对他们旧日的城堡、寺观、村寨、墓葬以及房屋居住遗址的清理发掘等考古学方面的手段，来寻找印证他们往昔的一些活动讯息。值得庆幸的是，在西北地区广袤的深山野岭、丛林草莽之中至今仍散布着为数众多的摩崖碑刻，其上无论是用他们那早已失传的本民族文字，还是用汉文刻镌的文字资料，都为我们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化历史、交往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而坚实的史料依据。

尽管这些碑刻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史料价值，但是它们至今却并未引起人们

的充分重视，其中有许多碑刻散布在深山老林中任由风吹日晒遭受着无情的剥蚀，更有一些碑刻因为未能得到应有或恰当的保护而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例如甘肃礼县的『大元敕赐雍古氏家庙碑』，此碑系由元朝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程钜夫撰文，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赵孟頫书写并篆额。它无论是在研究元朝的文学、书法，还是在考察蒙古民族在进入中原后与其它民族间所实现的融合过程，都不失为是一件珍贵的史料。由于当地文物部门在八十年代曾建造一碑亭覆盖其上，然而却又未能保证应有的质量，因此导致碑亭倒塌，将碑帽砸落在地，险些造成碑身的断折毁坏。又如青海省民和县的『暖川子治珍墓表』，此碑对于研究回族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原本完好地矗立于核桃沟乡治家堡村西的田地中，可惜因为保护不力，于一九九五年春被孩童推倒在地已摔碎成为数块，从而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所有这些，与我们所提倡的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显然是不相适应的。为了能让世人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金石资料有一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作者多年来即致力于多方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历尽寒暑、几经奔波之后，遂将与之相关的各种考察资料汇集成书是为一编。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无论是在资料的收集还是在书稿的编写过程中，都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一些热情人士的关怀和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无私协助与积极努力，从而才使人们得以尽早地看到了这一经过艰辛耕耘后的劳动成果。

本书共收录西北地区有关民族方面的碑文六十余种，这些碑刻资料均系作

者本人实地考察所得。我们期待着本书问世之后不仅对于丰富完善西北地区的民族文献资料，研究这里的历史变迁、政治制度以及民族交往融合等问题都将会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也期望着它能够在大力开发西部的今天，对于促进和巩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的发展建设等方面更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吴景山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于兰州

凡例

一、本书共收录西北地区有关民族方面的碑文六十余种。所有释文均据现存碑石或作者所藏拓片录出。除考虑到个别碑文与其相关内容延续性的因素外，一般均据不同民族、碑石所在不同地区按年代先后顺序收录。

二、书中所录碑铭释文，均按原来之文字行列格式录出。其中不可辨认之字，用「□」标出。不可辨认之字较多但知其具体字数者，悉用括号注明其所缺字数。如：（缺十五字）。文字严重模糊而不知其字数者，悉用「□ / □」标出。文字严重模糊而不知其行数者，悉用「□ / □ / □」标出。

三、原碑铭之文字严重残损无从辨认，然经参照其它相关资料又知悉其具体内容者，悉用方框括入列出。所参照的相关资料记录若与碑刻中现存的文字有出入者，则均按现存碑文如实抄录。如《陇西元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汪惟正神道碑》今已残损，碑石上的文字多有缺失，而张维先生在《陇右金石录补》卷一中据《汪氏族谱》所抄录的《汪贞肃公神道碑》，基本保存了此碑的完整文字，我们因而据此将碑石缺失部分进行了补录，其中文字不同之处，则以碑石文字为准。如《汪氏族谱》中的一句文字本为：「喜收书，从蜀中得二万余卷，一贮于巩昌私第。」我们据现存碑石文字则录为：

喜收书，蜀中得二万余卷，一贮于巩昌私第，

四、每种碑石钟铭的释文之后均附有按语，详细注明此碑铭的现存地点、岩性质地、规格尺寸及所录文字之出处来源，同时简要引录一些与本碑铭文字相关的研究资料。

五、碑铭资料中的繁体字及异体字，一般均按简化字列出。如「五郡之民，披云覩日，靡不

臣服。』其中的『覩』，改用『睹』。又如『惡笄疏食勤儉』中的『惡』，改用『恶』。

六、对于碑文中所出现的有关人名、地名、年号、干支等明显的错误，一般都进行了相应的改正。如『洪治』改作『弘治』，『己未』改作『己未』。在碑文中所出现的其它错误，则基本都一仍其旧，以便保持所录碑铭文字之原貌。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中之：

虽凶很庸愚，亦大敬信，况宿习智慧者哉。

其中的『凶很』本应作『凶狠』。

又如『成县吴挺世功保蜀忠德碑』中之：

祀用能服其教诲，克自树立，以光复士杰公之声迹者，太夫之功也。

其中的『太夫』本应作『太夫人』。

再如『徽县吴玠墓志铭碑』中之：

上以其功高，复赐亲札。

其中的『亲札』本应作『亲札』。类似这样的错误在录文中一般均不作改动。

七、对于碑文后按语所转录的文献中出现的明显错误，一般都予以更正，但不出注。例如在『肃南重修文殊寺碑』后所转录的张维先生的跋文按语中，『威远王』误作『成达王』，『真吉思』误作『青吉思』。所有这些明显的错误，则根据相关的资料进行了适当的改正。

八、为了忠实碑铭资料原文，以利研究，对所有录文中出现的『贼』、『匪』、『逆』、『番』等带有歧视诋毁含义的文字，均亦不作任何改动与说明。

目 录

前言

(二)

凡例

(四)

武威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一)

武威西夏文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七)

民和李英墓志铭碑

(一)

成县吴挺世功保蜀忠德碑

(一)

成县吴曦「感恩表」碑

(四)

徽县吴玠墓志铭碑

(四)

酒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五)

酒泉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五)

肃南重修文殊寺碑

(五)

肃南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

(六)

武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

(六)

武威高昌王世勋碑	(七一)
「武威高昌王世勋碑」碑侧题跋	(七九)
武威敏公求经西归诗文残碑	(八五)
礼县大元敕赐雍古氏家庙碑	(八六)
宁县大元故提领燕君墓表铭碑	(九二)
陇西汪氏祠堂碑	(九八)
陇西汪义武公神道碑	(九〇)
陇西汪义武公遗爱碑	(九四)
彰县汪忠让公神道碑	(九八)
陇西汪忠烈公神道碑	(九一)
陇西县元贞肃汪公神道碑碑阳	(九〇)
陇西县元贞肃汪公神道碑碑阴	(九八)
漳县元中书左丞汪惟正夫人耶律氏墓志盖	(九四)
漳县元中书左丞汪惟正夫人耶律氏墓志铭	(九一)
漳县元荣禄大夫大司徒汪惟贤墓志盖	(九〇)
彰县元荣禄大夫大司徒汪惟贤夫人祁氏墓志	(九九)
漳县元安远大将军汪惟纯墓志盖	(九二)
漳县元安远大将军汪惟纯墓志	(九三)
漳县元安远大将军汪惟纯墓志盖	(九四)
漳县元安远大将军汪惟纯墓志	(九五)
漳县元安远大将军汪惟纯墓志	(九六)
漳县元安远大将军汪惟纯墓志	(九七)
漳县元安远大将军汪惟纯墓志	(九八)
漳县元安远大将军汪惟纯墓志	(九九)

漳县元龙虎卫上将军汪惟易圹志	(一三九)
彰县元明威将军汪公惟简圹志	(一四二)
彰县元奉直大夫陇州知州汪懋昌墓志	(一四三)
漳县元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汪寿昌墓志盖	(一四七)
彰县元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汪寿昌墓志	(一五〇)
彰县元奉训大夫临洮府达鲁花赤汪源昌墓志盖	(一四五)
彰县元奉训大夫临洮府达鲁花赤汪源昌墓志	(一五六)
彰县元武节将军汪舜昌墓志盖	(一五六)
彰县元武节将军汪舜昌墓志	(一五八)
彰县昭勇将军汪钊墓志盖	(一五九)
彰县昭勇将军汪钊墓志	(一五六)
天水关子乡玉阳观庙碑	(一六〇)
天水汪川乡太祖山行祠记碑	(一六一)
成县金莲洞修建始末碑	(一六二)
成县金莲洞舍施地土四至圣旨碑	(一六三)
徽县重建礼拜寺记碑	(一六八)
徽县清真寺建修市房记碑	(一七〇)
武都大明重修礼拜寺碑	(一七八)

武都清真寺永垂不朽碑	(一九〇)
武都清真寺嘉庆建寺始末文书	(一九四)
武都清真寺为重建寺院而宣告四方募款文书	(一九五)
武都建修清真寺历源文书	(一九七)
武都清真寺重建后寺始末文书	(一九九)
武都清真寺王明道先生行状碑	(二〇一)
西宁重刻『重建东关清真大寺记碑』	(二〇五)
西宁重建东关清真大寺记碑	(二〇八)
西宁重建东关大寺记碑	(二〇九)
民和暖川子治珍墓表	(二一三)
民和武德都尉治廷鸾墓表	(二一五)
兰州桥门清真寺碑	(二一九)
兰州西关礼拜寺回教教育促进会划分公建铺面记碑	(二二二)

武威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智慧因緣，种种比喻，□□□□□，大抵与五常之教多有相似，其实人人深厚，今智愚心服归向，信重汪洋广博，

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宝塔，奉安舍利，报佛恩重。今武威郡塔，即其数也。自周至晋，千有余载，中间兴废，经典莫记。张軌称制西

涼，治其宮室，适当遺址，（缺九字）宮中數多靈瑞，天錫異其事。時有人謂天錫曰：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宮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錫遂舍其宮為寺，

就其地建塔，适會有□□技類班輸者來治其事，心計神妙，准繩特異，材用質簡，斤踪斧迹，極其疏略，視之如容易可及，然歷代工巧，營心役思，終不能度其規矩。茲塔之建，迄今八百。

二十余年矣。大夏開國，奄有西土，涼為輔郡，亦已百載，塔之感应，不可殫紀。然聽聞詳熟，質之不謬者云：嘗有欹仄，每欲荐整，至夕皆風雨大作，四邻但聞斧凿聲，質明塔已正矣，如

是者再。先後之朝，西羌梗邊，寇乎涼土。是夕亦大雷電，于冥晦中，上現瑞燈，羌人睹之，駭異而退。頃為南國失和，乘輿再駕，躬行薄伐，申命王人，稽首潛禱，故天兵累捷，蓋冥祐之者

矣。前年冬，涼州地大震，因又歇仄。守臣露章具列厥事，詔命營治，鳩工

未集，还复自正。今二圣临御，述继先烈，文昭武肃，内外大治，天地礼祀，必庄

必敬，宗庙祭享，以时以思。

至于

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故将是塔，旌乎前后灵应，遂命增饰，于是众匠

率职百工，效技，朽者绩者，是漫是饰，丹剗具设，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故憧憧之人，无不瞻礼随喜，无不

信也。兹我二圣，发菩提心，大作佛事，兴无边胜利，接引眷属，日有饶益，巍巍堂堂，真所谓慈航巨照者矣，异哉。佛之去世，岁月漫远，其教散漫，宗尚各异，然奉之者，无不尊重赞

兹之

叹，虽凶很庸愚，亦大敬信，况宿习智慧者哉。所以七宝庄严，为塔为庙者有矣；熔塑彩绘，泥土沙砾，无不为之，故浮图梵刹，遍满天下。然灵应昭然，如

兹之

特异者，未之闻也。岂佛之威力独厚于此耶？岂神灵拥祐有所偏耶？不然，则我大夏，植福深厚，二圣诚德诚感之所致也。营饰之事，起癸酉岁六月，至甲戌岁正月，厥功告毕。

其月

十五日，诏命庆赞，于是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启法筵，普利群品，仍饰僧一大会，度僧三十八人，曲赦殊死罪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赐黄金一十五两，

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

六十

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緡，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緡，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僧常住，俾晨昏香火者有所资焉，二时斋粥者有所取焉。至如殿宇廊庑，僧坊禅窟，支頽补

一物之用者，无不仰给焉，故所须不匱，而福亦无量也。乃诏辞臣，俾述梗概。臣等奉诏，辞不获让，抽毫抒思，谨为之铭，其词曰：

巍巍宝塔，肇基阿育，以因之铭，其词曰：巍巍宝塔，肇基阿育，以因缘故，兴无量福，奉安舍利，庄严具足，历载逾千，废置莫录。西凉称制，王曰张轨，营治宫室，适当遗址，天锡嗣世。

灵瑞数起，应感既彰，塔复宫毁，大夏开国，奄有凉土，塔之祥异，不可悉数，尝闻欹仄，神助风雨，每自正焉，得未曾睹。先后临朝，羌犯凉境，

亦有雷电，暴作昏暝，灯现煌煌，炳灵彰圣，寇戎骇异，收迹潜屏。南服不庭，乘舆再讨，前命星使，恭有祈祷，我武既扬，果闻捷报，盖资冥祐

助乎有道。况属前冬，壬申岁直，武威地震，塔又震仄，凌云势挠，欲治工亿，龙天护持，何假人力。二圣钦崇，再诏营治，朽者绩者，罔有不备，

五彩复焕，金碧增丽，旧物惟新，所谓胜利，我后我皇，累叶重光，虔奉竺典，必恭必庄，诚因内积，胜果外彰，觉皇妙荫，万寿无疆。

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书番碑旌

记

典集令批

浑嵬名遇，供写南北章表，张政思书并篆额，石匠人员韦移，移崖、任遇子、康

名，

庆寺都大勾当銘賽正
怀 挨黎臣梁行者也，庆寺都大勾当卧则标正兼顶直
标外毋标正律晶賜绯僧卧屈皆庆寺监修都大勾当三司正右廂孽祖乩介
皆，庆寺监修都
大勾

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賜绯僧药也永銓，修寺准备
吴 行宫三司正湊銘臣吴沒
兜，修塔寺小
监 行宫三司正栗銘臣刘屈栗崖，修塔

寺小 监崇圣寺
正賜

绯僧令介成庞，护国寺感通塔番汉四众提举賜绯僧正那征遇，修寺诸匠人
监感通塔汉众僧正賜绯僧酒智清，修塔寺监石碑，感通塔汉众僧副賜绯僧
□
□
□
修塔寺结瓦

刘
儿，石匠左支信、邓三
锤、左
□
□、王真、孙都儿、孙
□
都、左
□
移、左伴史、孙
惹
子
□

按：此碑今存武威市博物馆，通高二百五十厘米，宽九十厘米，厚三十厘
米。碑石为石英砂岩质。两面刻，其中一面为汉字，一面为西夏文字，因而世人
俗称之为『西夏碑』。此碑在西夏历史及文字的研究方面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价
值，乃为西夏存世史料中的珍品，早在一九六一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是碑之正面碑额雕镌有两身飘然起舞的飞天图案，他们将高四十八厘米，宽
三十九厘米的篆额拱护于正中。篆额自右至左分两行竖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

通塔碑铭」十二字，每字约七厘米见方。碑身上所刻为汉字碑文，自右至左竖书，共二十六行，行七十字，楷体，每字约二厘米见方。此碑自发现近二百年来，其汉字碑文在一些方志、金石书籍中时见著录。然因碑石磨损严重，各家录文多有衍漏讹误。即使是一九八五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炳应编著的《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中的录文，错误也多达四十余处。今据原碑将其文字一一考校抄录如上，力争还其本来之面目，以给研治民族史学者提供一定的方便。

此碑之汉字碑文在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中曾以《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为目有所著录介绍，现将其跋文按语转录如次：

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在武威东城，今存。

张澍《书天祐民安碑后》：此碑在吾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中，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已久，耆老亦不知为何碑，但言不可启，启则必有风霆之灾。余於嘉庆甲子年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暇与友游览，欲拆其封，僧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祟，我辈当之，与住持无预，乃允。遂呼佣人數辈启其前甓，甓剖而碑见，高一丈许，尘土积寸余，拂之，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方整与今楷书无异。額篆书「天祐民安之碑」六字。余曰：「碑后必有释文。」仍命拆其后，拂拭之，乃释文也。末有铭词六十四句，文理朴陋，末云「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末又刻书碑、篆額及僧人名数十。按，史言夏国字，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审。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於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筠清馆金石记》：西夏自李继迁之孙元昊建国，三传而至乾顺。乾顺立於宋元祐二年丁卯，改元天仪治平。又三年庚午，改元天祐民安。此碑建于天祐民安五年甲戌之正月，实为宋之元祐九年，即乾顺立之八年也。其年四月，宋始改元绍圣。碑阴番书不可读。据汉字碑末题名曰，书番碑旌□典集冷□浑嵬名遇，知即前碑以存彼国书体也。